

深切的怀念 愤怒的控诉

—纪念贺龙同志逝世九周年

内蒙古大学政史系资料室

一九七八年元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1)
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 问题的报告	
附件一：	
附件二：	
周总理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7)
贺龙(传记)	(8)
薛明同志给华主席、叶付主席并报党中央、中央军委 的报告	(10)
揭发“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对贺龙同志进行残酷 迫害的罪行.....	(11)
贺捷生同志在永顺县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37)
深切的怀念 ——纪念敬爱的爸爸贺龙同志.....	(47)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 恢复名誉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

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

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的“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

附：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
的报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
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付主席、国务院付总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因病逝世。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

贺龙同志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游说”、“策反”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湘鄂西红三军。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所谓“通敌”，本无此事（见附件一、二）。但林彪和黄、吴、叶、李等反革命分子，不将查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捏造假材料，甚至还把敌伪报纸上刊载的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一些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

二、所谓“篡夺军权”问题，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

贺龙同志对林彪提出的以“四好为纲”，“向空军学习”等口号，提出过不同意见。林彪等人怀恨在心，采取特务手段，有计划地编造黑材料，胡说贺龙同志“阴谋篡夺军权”，并支持一些人在总参、海军、空军和北京、成都军区等单位“篡夺军权”。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并无此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使用阴谋手段，颠倒历史，捏造事实，欺骗党和人民，陷害贺龙同志，罪恶至极。

我们建议，对贺龙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

*

*

附件一：

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写 四月十八日到

中央：

.....

八、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

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
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

此致布礼

夏曦、贺龙、关向应

三月十七日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

*

附件二：

训令

训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呈称熊瑞龄奉派招降贺匪惨被诱杀拟悉特加优恤令仰该部长从优议恤(抚字第五〇六号，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案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签呈称，窃查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一案，兹接湖北何主任来电，谓被贺匪诱杀等语，查熊瑞龄……因与贺匪昔年友善，……恐该匪入川与徐匪会合，遂愿深入虎穴，招安投诚，迨行抵施南后，与该匪见面，一切办法，均已议妥，不料该匪阳为归顺，阴实叵测，竟将熊瑞龄惨杀。……查该故员因招降贺匪，致遭惨杀，殊堪悯惜，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该部长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为要！此令。

委员长 蒋中正

(注：原文载一九三四年蒋匪南昌行营《军正旬刊》第十八期)

周总理在賀龍同志 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下午四时)

同志们：

今天是賀龍同志逝世六周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举行賀龍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悼念賀龍同志。

賀龍同志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的。当时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诬陷，骨灰没有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九七四年九月，毛主席、党中央为賀龍同志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并通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賀龍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和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賀龍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贺 龙

(传记)

贺龙(生于一八九六年)，中国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和叶挺在党的领导下率领他们的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他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奉命回到湖南西部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六月与在湖北洪湖地区坚持战斗的红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他担任军团的总指挥，和关向应等在一起，将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湖南湖北西部边境二十余县的广大地区。一九三二年，他率部向湘鄂川黔边境展开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在贵州东部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军第六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任总指挥，开辟了湘鄂川黔边境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他和关向应在任弼时领导下率领第二方面军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师于陕西北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创造了和巩固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一年任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员。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任人民解放军

西北军区司令员，并于一九四九年带领部队由陕西西部进攻四川，与刘伯承、邓小平所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会师于重庆和成都，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解放作了重要的贡献。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现改为行政委员会）付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摘自《党史资料》 1953年第6期 传记(三)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十一月出版）

薛明同志给华主席、叶付主席并 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

贺龙同志自1967年1月去西山至1969年6月逝世之前，只有我和他住在一起。贺龙同志逝世以后，我又被押到了贵阳。1971年11月周总理派人找到我时，曾要我将贺龙同志最后两年的详细情况报告中央。以后，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材料，但都被迟群拿走了。而且由于当时的形势、我的处境，有些话没有办法讲清楚。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使许多重大问题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我感到有必要再次系统报告有关情况。

贺龙同志被审查期间，一直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限崇敬和信赖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切感谢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关怀，同时对江青和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有所察觉。

我以共产党员对党负责的态度，写了这份报告，如实地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况，作为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

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很小的一个侧面，为了彻底清查他

们的罪行，希望组织上做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认识和分析能力不高，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薛明

1977年3月6日

* * *

揭发“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 对贺龙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的罪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场政治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为了乱军、篡党夺权的需要，从运动初期就公然反对《十六条》，另搞一套。抛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动口号，以便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比林彪反党集团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把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变成他们的天下。

“四人帮”和林彪之所以千方百计的要搞掉那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甚至不顾一切的诬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驾空毛主席，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一、他们残酷迫害贺龙同志的历史渊源

“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蓄谋陷害贺龙同志，其根本原因，是贺龙同志忠于毛主席，毛主席信任贺龙同志。此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在贺龙同志被审查期间，他曾对我说到一些历史情况：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即贺龙同志刚刚回到延安不久，当时有几个反动文人写出“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毒草，恶毒攻击我们党的老同志。毛主席对贺龙同志说：“这种不正之风必须煞住，得有人讲讲，我希望你‘唱个花脸’”。贺龙同志对那些反动文人本来就非常愤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公开指出：“这些钻进我们队伍里的烂文人，企图用写文章的办法，整垮我们的党是痴心妄想的”。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用说三年，十年、二十年也休想得逞。”贺龙同志这些话，不仅是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批判，江青、张春桥对此早就怀恨在心。丁玲就当着我们的面说过：“贺老总把我们骂得真凶，好啊！我还从来没挨过这样厉害的骂！”

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与江青素无来往。约在1956年冬，贺龙同志在广州休息，与江青住在近邻。有一天，江青穿着浅灰

毛料拖地裙，梳着西方贵夫人的那种奇异的高发式，牵着金丝猴，手里拿着华丽的长烟嘴，抽着烟逛到我们的住处，态度十分傲慢，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时工作人员对她的装束、神态十分反感。贺龙同志因为身体不好，她走时没有远送。1960年左右，贺龙同志去上海，有一次柯老请吃便饭，江青也参加了。贺龙同志先吃完，拿起一支烟，江青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一点礼貌也不懂，你对女同志也太不尊重了，竟敢当女同志的面抽烟？！”她是讨厌抽烟吗？她自己也抽烟，她说什么不尊重女同志，实际上就是嫌贺龙同志不尊重她。当时柯老也在抽烟，贺龙同志对江青说：“你吃你的，我们抽我们的，”便和柯老一起离席而去，没有再理她。当时江青十分尴尬。

贺龙同志很早就和林彪存在一些原则分歧。早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迫于当时的形势，表面上承认了毛主席的领导，但背地里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特别是长征到达会理后，林彪更是到处煽动反对毛主席，公开骂“娘”，想跟彭德怀走。在抗战期间，林彪曾公开发表谬论，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在延安时，毛主席曾亲自对贺龙同志谈到林彪当时的表现。

贺龙同志与林彪向来很少来往。1937年，党中央曾派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同志，还有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当时，同志们按中央精神，不卑不亢，通过原则斗争，调动抗日力量，唯独林彪对蒋介石极为敬服。蒋讲话时，他总是认真做笔记，表现十分恭顺，丑态毕露，大大失我军威。贺龙同志对林彪的行为十分憎恶。返回驻地时，

贺龙同志有两天和林彪同路，临分手前，晚间住宿时，贺龙同志曾问他回部队后怎么说法？林彪当时没有作声，但在灯光下写了一个纸条给贺龙。据贺龙同志回忆，当时林彪所写的内容，明显地表现出对蒋介石存在幻想。但因灯光昏暗，字迹潦草，有的字未完全看清、便把纸条放在衣兜里，准备带回部队再看看。可惜后来换衣服时，忘记了将纸条取出来，洗衣服时被水泡坏了。这个情况林彪是不知道的。

1968年底，贺龙同志才提及此事说：“林彪心中有鬼，他怕我抓住了他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存在投敌思想的把柄”。“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天津参加学生运动和叶群接触很少。“七七”事变后，我随平津学生到南京请愿。在此期间，我发现叶群曾到国民党电台当广播员，与国民党人物来往密切，并发现国民党军官给她钱。她曾参加C C派学生的“讲演比赛”，并获得第一名。还和一个名叫“战斗”的C C派外围组织有来往。当时组织派我正式找她谈话，问她“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她回答：“要重新考虑我今后要走的道路。”

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在重庆参加谈判，我曾找叶群谈话，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当我要她向组织交代上述问题时，叶群就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们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很严重，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当时组织上是肯定她有问题的。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贺龙同志曾好心地对林彪说过：“你老婆有问题，

是薛明揭发的，揭发的好。我的老婆有问题，你的老婆也可以揭发嘛！老干部嘛，要提高警惕！”当时林彪没表态。但以后散布什么“整风是残害青年”。说明他对此非常不满。后来在东北，林彪包庇叶群，给她“平反”了。

全国解放后，贺龙同志和林彪之间仍然没有个人来往。1965年冬天，我们在上海、广州时，叶群突然表示对我们亲热，又是问好，又是拜年。并说：在八月一日报上刊登的那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的文章，是他们决定用贺龙同志的名义发表的。又说：“这是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信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过去我多年不到你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他的脾气。”又对我说：“你以前说过我们那么多的坏话，我也不恨你，只要你以后别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事过二十多年，这些事他们并没有忘记。现在则是利用他们的职位，一面威胁，一面又是讨好。这说明林彪对贺龙同志一直很有顾虑。

1966年夏天，空军有几个同志来京开会时，曾对贺龙同志说：来京等了一个多月，空军不开会，空军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封锁中央。贺龙同志开始不相信说：空军这个标兵是林彪提的。后来，党的他们意见很大，就说：“他们要不开会，你们可以自己研究嘛！可以给他们提意见”。没想到这句话竟触犯了林彪。

同年秋天，叶付主席主持军委开会，解决海军问题，到会的有几位老师和海军领导班子成员。贺龙同志在会上曾说：肖、苏的风格很高，要搞好团结，对领导有意见当面